

交流迸发新火花

——我市钧瓷行业加强对外交流促进发展侧记

□记者 王培阳 文图



央视频、中国陶瓷频道在2020中国(北京)国际精品陶瓷展览会上对坪山钧窑的钧瓷进行直播。

正在北京火热举行的2020中国(北京)国际精品陶瓷展览会吸引了全国各产瓷区的600多家陶瓷企业。其中自然少不了钧瓷企业和钧瓷精品的身影,东升钧窑、坪山钧窑、锦丰源钧窑、宋元钧瓷坊……来自我市的钧瓷企业将一件又一件釉色各异、器型多样的钧瓷精品带到北京,既是展销,也是交流:与陶瓷同行交流,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创作者交流,与更加广泛的艺术爱好者交流。

“虽然受到了疫情影响,但很多钧瓷创作者并没有放缓走出去的步伐。与以前相比,我们钧瓷行业的很多从业者目光更加长远,思路更加开阔。在众多国家级展会和不同的艺术交流场合,都有‘钧瓷人’的身影。”锦丰源钧窑艺术总监崔松伟告诉记者。

时代的发展催生着新的消费模式,越来越多的钧瓷企业开展网络销售、直播推广等营销活动。社会的进步督促钧瓷企业把握时代的脉搏,找寻钧瓷艺术与时代审美更好的结合方式。这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发展契机,让越来越多的钧瓷创作者在繁忙的创作之余走出神屋,走出许昌,走上更加广阔的艺术交流平台。

在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馆长张金伟看

来,钧瓷的发展离不开与世界的交流和沟通。“走出去、请进来是钧瓷艺术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如何走出去?如何请进来?在沟通和交流中,既不能邯郸学步、人云亦云,又不能故步自封、骄傲自满。每一种艺术的发展都要允许存在不同的观点和理念,不然就会缺乏活力。在不同思想的碰撞中产生灵感,才能更好地带动和引领自身的发展。”张金伟说。钧瓷艺术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本土性,更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开放性、民族性和世界性,完全能够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有效载体。

近年来,钧瓷艺术走出去、请进来的步伐越来越快,不断地有钧瓷创作者走出神屋,学习和吸收更加丰富的艺术养分;更多其他艺术门类的创作者来到神屋。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当代钧瓷创作者的艺术视野更加开阔,他们以更加开放的心态面对钧瓷艺术与其他门类艺术的融合。近年来,我市钧瓷行业加强海内外交流和宣传,成功举办了“一带一路”希腊科孚亚洲艺术博物馆珍藏中国陶瓷禹州交流展、中国钧瓷四海行法国行——共和国钧官窑30年精品展(1958—1988)、日本陶艺家作品展、中国钧瓷文化香港行——中国钧瓷精品展、“一带一路”中原陶瓷文化艺术莫斯科交流

展等,宣传和弘扬了钧瓷文化。

在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下,我市钧瓷行业加强与国内各大瓷区、相关行业协会和高等院校的协作与联系,进行文化交流、学术交流和技交流。近年来,我市成功举办了全国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陶瓷作品展、中国历史名窑大师精品展、国家艺术基金项目2019年度资助项目“禹州钧瓷双创人才培养项目”结业作品展、钧瓷文化与“一带一路”研讨会、2019年中国工业美术行业协会年会、中国工业美术行业协会美术陶瓷分会理事会暨全国美术陶瓷产业发展论坛、钧瓷文化产业高端对话、钧瓷文化大讲堂、河南省美术陶瓷技艺职业技能大赛、河南省钧瓷壶设计大赛、河南省钧瓷艺术创新大赛等活动,进一步弘扬了钧瓷文化,提升了钧瓷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此外,我市积极组织钧瓷企业参加全国各地举办的节会活动,如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国(广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中国(醴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中国宜兴国际陶瓷文化艺术节、龙泉青瓷龙泉宝剑文化旅游节等。我市还持续做好重大国事活动钧瓷国礼制作和钧瓷文化推介交流工作。2017年以来,由孔家钧窑、大宋官窑、御都钧窑、周家钧窑等

鉴赏 收藏

《将军瓷》 高雨建作

第810期
金鼎钧窑协办

制作的15件钧瓷国礼,在东盟博览会、亚洲博鳌论坛、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等外事活动中被赠送给外国政要和友人。

china既指中国,也指陶瓷。以钧瓷为代表的陶瓷艺术更有能力走向广阔的世界舞台。以开放的心态发展钧瓷艺术,在艺术的当代性中寻找钧瓷艺术与当下潮流的结合点,钧瓷艺术有着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未来。



我市钧瓷行业与高等院校加强合作。

敦煌藏经洞流失文物以数字化方式加速回归

日前,流失海外的敦煌藏经洞文物通过数字化方式加速回归,首个由中方主导的数字化回归项目正在筹备之中。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罗华庆11月7日在敦煌莫高窟举办的“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介绍,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敦煌研究院计划开展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回归项目。这个项目将通过国际合作,系统地调查、整理海外收藏的藏经洞文物,在进行文物数字化采集的基础上,建设敦煌藏经洞文

物数据库,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实现资源全球共享。

敦煌研究院在文物数字化方面已有30余年经验。2016年,“数字敦煌”数据库上线,免费向全球共享30个洞窟的高清影像资源。

莫高窟是古代东西方文明交融荟萃的结晶。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五六万件珍贵文物出土。令人痛惜的是,约4万件文物流失到英、法、俄、日等10多个国家。敦煌成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郝春文介绍,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文物是敦煌学成为一门学问的重要因素。今天,它们仍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早年间,不少敦煌学者漂洋过海只为目睹藏经洞出土文物的真容。胶卷、影印等技术为研究提供了便利,但很多细节仍不得而知。

数字技术为敦煌文献共享及回归提供了重要途径,目前2个项目均由外国主导。1994年,英国图书馆启动国际敦煌项目(IDP),

敦煌文物数字化共享的第一步就此迈出。目前,该项目已建立英、中等7种文字的数据库。2015年,法国国家图书馆向敦煌研究院等机构赠送馆藏敦煌文献的高清数字资源,实现了在法敦煌文献的数字化回归。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说,经过百余年的探索研究,敦煌的价值越来越受到关注。“时代召唤敦煌学者进一步推动世界范围内敦煌学的发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新华网)